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王文成公全集

(三十)

王守仁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全公成文王

(三十)

著仁守王

叢書學國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四

附錄三年譜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務爲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僞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搆死獄中。有將士所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而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疏上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時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

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內外含襚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廚，克厚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內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叅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稍寬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糖，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于幕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遣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先生臥病，遠方同志日至，乃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終乎七月再疏辭封爵。」

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聖旨：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先是，先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蓋以當國者不明軍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賞或否，或不行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降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乃嘆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爲之論列者？」均秉忠

義之氣以赴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曰日者宸濠之變其橫氣積威雖在千里之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床者乎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畏死偷生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卽感激奮勵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于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削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疏上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尙有未信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與吾斯旣以自信與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爲也○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

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闕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嘆曰。吾惡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識者以爲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爲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尙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揜藏迴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揜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辨。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卽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闕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尙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

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况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于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先生與黃宗賢書曰。近與尙謙子華宗明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者。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胸中有物。未得清脫耳。聞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論議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復。却恐無益而有損。○與尙謙書曰。謂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輕傲。便是格物。得致知二字。千古人品高下。真僞一齊覷破。毫髮不容揜藏。前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尙多未徹。近于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更熟味。此乃千古聖學之祕。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入于支離。外道而不覺也。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住峯。鄭太夫人於徐山。

鄭太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旣改殯郡南石泉山。及合葬。公開壙有水患。先生夢寐不寧。遂改葬。十有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于蕭山。宿浮峯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

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光冲在舟中間。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着些私利。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卽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卽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正月

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關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鏡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艮孟源周衝等來自直隸。何秦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

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秦和。宮剎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海寧董灑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灑有悟。因何秦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灑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海。而振振于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爲之記。

八月宴門人于天泉橋

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于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于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是月舒相有敬投累灑落之間。劉侯有入山養靜之間。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恐懼憂患之謂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之謂也。乃

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歉餒。愧怍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心。反爲灑落累耶。謂劉侯曰。君子養心之學。如良醫治病。隨其虛實寒熱。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專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則恐旣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論聖學無妨于舉業。德洪攜二弟德周仲實。讀書城南。洪父心漁翁往視之。魏良政。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攜日久。得無妨課業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須理會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爲舉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爲功。欲請客。自應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來。則諸貸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榷與魏良政。並發解江浙。家君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詩曰。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又

曰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傳習錄薛侃首刻於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於越。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耐葬于徐山。

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略曰。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失散。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成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按是年南大吉屬蒞政之堂。曰親民堂。山陰知縣吳羸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潮與監察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之未盡錄者廩餼之。咸以記請。先生皆爲作記。

六月禮部尙書席書薦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尙書席書爲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人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先生歸定會于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爲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水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勵。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籠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答顧東橋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

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抑在於吾身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物。則事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不言而喻矣。又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則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不以正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

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其末繼以拔本塞源之論。其略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時。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譬之一身。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

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溺者之徒。竊取先生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修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放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

門人爲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三月與鄒守益書。

守益謫判廣德州。築復古書院以集生徒。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書至。先生復書贊之曰。古之禮存。

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履。我知其不爲蕘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義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者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與○按祠堂位祔之制。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先生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旣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

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高曾之行。宜何如祔。先生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現在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以聞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祀。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于是復書曰。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廓然與

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容知之體。窒吾淵泉時出之用。如明日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關中自古多豪傑。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有所振發興起。變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

答歐陽德書

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恆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恭命。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又嘗與書曰。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則無知矣。故致良知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落在第二義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也。○德洪與王畿並舉南宮。俱不廷對。偕黃弘綱張元冲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

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先生答書略曰。讀來論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乃區區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靳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其自慊而已矣。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私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許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狗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嫉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彼此藩籬之隔。而况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乎。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阻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

列尙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暖席者。寧以斬人之信我而已哉。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其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忍然者。輒復云爾。○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遠世四年矣。見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諸先生。高冀再見稱贊。今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繼室張氏出。先生初得子。鄉先達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而喜。以二詩爲賀。先生次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之句。蓋是月十有七日也。○先生初命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綰因時相避諱。更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先生爲之說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

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戒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呼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按先生明年丁亥過吉安。寄安福諸同志書曰。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不至者。惟恐吾儕尙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正月

先生與宗賢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約定。但見微有動氣處。卽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

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軋得人。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古之大臣。更不稱他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爲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况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爲好事者撻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疏辭不允。

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鏐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勅諭功行賞訖遺目盧蘇王受搆衆煽亂攻陷思恩鏐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論朝議用侍郎張瓌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士官流官孰便并覈當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爲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願臣患痰疾增劇若冒疾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思田之役起於士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切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鏐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鏐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以爲今日之事宜專責鏐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士俗如尙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疏入詔鏐致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悖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鬻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明日先生啓行。晚可同進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聞洪與畿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與畿論辯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靈億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畿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

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洪幾俱有省。

甲申渡錢塘

先生遊吳山月巖。巖灘俱有詩。過釣臺曰。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抵。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已。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丙申至衢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戊戌過常山

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深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

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軌等請見。先生俱謝以兵事未暇。許回途相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分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領謝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俱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先生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太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同門有黃文明魏良器輩笑曰。逋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諸生彭簪王釗劉陽歐陽瑜等借舊遊三百餘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已。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通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

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先生寄書德洪畿曰。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視鞭影耳。卽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宄場。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

乙未至梧州上謝恩疏。

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月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尙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獠獮及諸流賊而設。事權實專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何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于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今山獠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

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奚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又聞諸兩廣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久設。亦徒有虛名。而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征勦日無休息。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可識矣。論者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亦可概見矣。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猿獠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奏下。尙書王時中持之。得旨守仁才略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以貽後患。○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豫言處分。思田機宜。凡當路相知者。皆寓書致意。與楊少師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乃今適爲己地也。昔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全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某乎。果不忍終棄。病痊。或使得備散局。如南北大常國子之任。則圖報當有日也。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百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

之禍大爲可憂者。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後。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元氣自復，但去病太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之事，本無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曰：聖主聰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徒事其名而已。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間，却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于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若薦賢于朝，則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蒼朮之間，而進之，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略曰：臣奉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輅等叅將李璋沈希儀等會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知者而知之矣。因詳其十

患十善。二幸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沮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賓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朝廷旣赦爾等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諭於今日宥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濺濺道路。踴躍歡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卽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脩復生理。至於諸路羣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疏入。

勅遣行人獎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今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于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不果

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既受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疎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懷不勝其任之憂。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且兩廣之事。實重且難。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進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往歲寧藩之變。常從臣起兵。具見經略。侍郎梁材。南贛副都御史汪鋌。亦皆才能素著。足堪此任。願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復疏言。布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住劄。撫綏其衆。然而要之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尙且弗便。而又可益之以都臺乎。今且暫設。凡一切廩餼輿馬。悉取辦于南寧府。衛取給于軍餉。不以干思田之人。俟年餘。經略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于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既得輯寧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缺。叅

將特薦用沈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張佑。俾與富協心共事。未幾。陞富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又以邊方缺官。且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袞。皆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州林寬。可爲田州知府。推官李喬。木可爲同知。且言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方。反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蓋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則亦未易以得其本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亦不能以久居其地。以成其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疏上。俱未果行。

興思田學校

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尙無受廩之民。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着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本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貢。

五月撫新民

先生因左江道叅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尙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瓚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筍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乃諭之曰。始觀論議。似亦

區畫經久之計。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勦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訾。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讎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瘵。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會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決不追旣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會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蓄灌漑。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護。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鳴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于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

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叅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

六月興南寧學校

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逅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槓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又牌諭曰。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噏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况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具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扣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

博奕之爲賢乎。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負固稔惡。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猺迴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旣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勦八寨諸賊。叅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溱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勦斷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巡兵備收解紀功御史冊報。及行太監張賜并各鎮巡知會。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旣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按疏言。斷藤峽諸賊犄角屯聚。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量從勦撫。自後竊發無時。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都督韓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而罷。報後興師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二百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亦從撫罷。今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共已踰三千之

功。兩廣父老皆以爲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疏請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初先生既平思田。乃上疏曰。臣以迂庸。繆當兵事於茲土。承制假以撫勦便宜。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諭令賊平之後。議設土流孰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投降。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承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凡爲經略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爲田寧。以應讖謠。而定人心。設州治于府之西北。立猛第三子邦相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守之。旣而復破八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復漸來。必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遵制便宜。相度舉行。凡爲經略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是役也。臣等嘗爲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兵若干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官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小寧五十日。而思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宣揚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乃若八寨

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八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峽爲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
心腹病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
之。如拂靡然。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
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
也。因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
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
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潑水。新寧。思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
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以漸次安業。紓聖明南顧
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旣平
其巢窟。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
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
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傳曰。關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
是故雖有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
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况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
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奉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

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臣等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阻。城堡不築。逋賊復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言。唯聖明察焉。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賞思田功也。九月初八日。行人馮恩。齎捧欽賜至鎮。故有謝疏。○與德洪叢書。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年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遍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誘掖接引之功。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

十月疏請告

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具言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寧。移臥舟次。將遂自悟道廣。待命于韶雄之間。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蓋骨以自效。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而尙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

此臣之所以大不得已也。疏入未報。

謁伏波廟

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然如夢中。謂茲行殆非偶然。因識二詩。其一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如同時雨師。尙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耻說兵戈定四夷。其二詩曰。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遠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木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是月與豹書近歲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卽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卽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卽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焉用上。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濟濟蕩蕩。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騃漢。事來卽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又與鄒守益書曰。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卽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尙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繆矣。世間無志之人。旣已見驅於

聲利辭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祀增城先廟

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見霞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師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慙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負初心。又題甘泉居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尙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與德洪譏書。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剪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旣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與何性之書。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卽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卽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

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卽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嗽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追至南安。迎入南棧驛。就中堂沐浴。衾歛如禮。先是先生出廣布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思聰親敦匠事。鋪榻設褥。表裏褻襲。門人劉邦采來奔喪事。十二月三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鋡迎祭于道。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士民听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先是德洪與畿西渡錢塘。將入京殿試。聞先生歸。遂迎至嚴灘。聞訃。正月三日成。

喪于廣信。訃告同門。是日正憲至。初六日會于弋陽。初十日過玉山。弟守儉守文門人樂惠黃洪李琪范引年紫鳳至。

二月庚午喪至越

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攜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廢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詹事黃綰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搆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真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湖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

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爲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卽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蕇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爲蕇是也。况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况在今日哉。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仁威德。如此舉措。恐失其望。關係夷情。亦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蕇爲小人所讒。臣爲之憤。既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蕇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諡。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蕇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

且以補蓐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

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屨。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闊數百尺。遂定穴。門人李珙等築治。吏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五

附錄四

年譜附錄一

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祀先生。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師昔在越講學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目前常見浩蕩。岡卜築以居。將終老焉。起征思田。洪畿隨師渡江。偶登茲山。若有會意者。臨發以告。師喜曰。吾二十年前遊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遺以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之句。侃奔師喪。既終葬。患同門聚散無期。憶師遺志。遂築祠於山麓。同門董灑。劉侯孫應奎。程尙寧范。引年年柴鳳等董其事。鄒守益方。獻夫歐陽德等。前後相役。齋廡庖湣具備。可居諸生百餘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陳禮儀。懸鐘磬。歌詩侑食。祭畢。講會終月。

十年辛卯五月。同門黃弘綱。會黃綰於金陵。以先生胤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師殯在堂。有忌者行譖於朝。革錫典。世爵有司。點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遂相煽。欲以魚

肉其子弟胤子正億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雖仇竄逐。蕩析厥居。明年夏。門人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擇刑部員外王臣陞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家。奸黨稍阻。弘綱以洪畿擬是冬赴京殿試。恐失所託。適綰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問計。綰曰。吾室遠莫計。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得處耳。是月。洪畿趨金陵。爲正億問名。綰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專。洪畿復走台。得太夫人命。於是同門王艮。遂行聘禮焉。

十一年壬辰正月。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於京師。

自師沒。桂萼在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罪譴。京師諱言學。至是年。編脩歐陽德程文德揚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謐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於時黃綰以進表入。洪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林大欽徐樾朱衡王惟賢傅頤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九月。正億趨金陵。

正億外侮稍息。內釁漸萌。深居家局。同門居守者。或經月不得見。相懷憂逼。於是同門僉事王臣推官李逢與歐陽德王良薛僑李琪管州議以正億趨金陵。將依舅氏居焉。至錢塘。惡少有躡其後載者。迹既露。諸子疑其行。請卜得鼎二之上吉。乃佯言共分胤子金以歸。惡黨信爲實。弛謀有不便者。遂以分金騰謗。流入京師。臣以是被中黜職。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於南畿。

自師沒。同門既襄事於越。三年之後。歸散四方。各以所入立教。合併無時。是年歐陽德季本許相卿

何廷仁劉陽黃弘綱講東南洪亦假事入金陵遠方志士四集類萃羣趨或講於城南諸刹或講於國子鷄鳴倡和相稽疑辯相釋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正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先生

師在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於安福間月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說既後守益以祭酒致政歸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袁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爲四鄉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焉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爲之倡也

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自師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門人樂惠王璣等數十人雨中出候師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師喪還玉山惠偕同門王修徐霈李文瓊等迎櫬於草萍驛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莫知所寄洪畿乃與璣應典等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爲知府從諸生請築室于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緝王之京王念偉等又分爲龍游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趙志臯等爲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絕衢麓爲之先也

五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於貴陽

師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提學副使席書延至貴陽主教書院士類感德翕然向風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而祀於家者

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暉、葉梧、陳文學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杏立石作碑記。記略曰：諸君之請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足以追崇先生乎？構堂以爲宅，設位以爲依，陳俎豆以爲享祀，似矣。追崇之實，曾是以盡之乎？未也。夫尊其在行其道，想像於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先生之道之教，諸君所親承者也。德音鑿鑿，聞者飭矣。光範丕丕，炙者切矣。精蘊淵淵，領者深矣。諸君何必他求哉！以聞之昔日者，而傾耳聽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見之昔日者，而凝目視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德行也。吾何敢行以領之昔日者，而潛心會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範以觀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蘊以傳也。其爲追崇也，何尙焉。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錄於姑蘇。

先是洪畿奔師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洪教授姑蘇，過金陵，與黃綰聞人詮等議刻文錄。洪作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閩廣直隸搜獵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煜建仰止祠于九華山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師嘗兩遊其地。與門人江口口柯喬等宿化城寺數月。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通夕灑翰不倦。僧蓄墨跡頗富，思師夙範，刻師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知縣祝增加葺之。是年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扁曰仰止。鄒守益捐資，令僧買贍田歲供祀事。越隆慶戊辰，知縣沈子勉率諸生講學于斯，增葺垣宇，贍田，煜祭文見青陽志。

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脩天真精舍。立祀田。

門人禮部尙書黃綰作碑記。記曰。今多書院。輿必由人。或仕於斯。或遊於斯。或生於斯。或功德被於斯。必其人實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之不見。而後立書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樹之風聲。講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上龍山之麓。有曰天真書院。立祀陽明先生者也。蓋先生嘗遊于斯。既沒。故于斯創精舍。講先生之學。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豈待予言哉。正德己卯。寧濠之變。起事江右。將窺神器。四方岌岌。日危于死。浙爲下遊。通衢八道。財賦稱甲。濠意欲先得之。故陰置腹心。計爲之應。因先生據其上游。奮身獨當之。濠速敗。浙賴以寧。卒免鋒刃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也。則今日書院之創。非徒講學。又以明先生之功也。書院始於先生。門人人薛侃。進士錢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資。爲之繼。而門人僉事王臣。主事薛僑。有事於浙。又增治之。始買田七十餘畝。蒸膏輯理。歲病不給。侍御張君按浙。迺躋書院而歎曰。先生之學。論同性善。先生之功。存於社稷。皆所宜祀。矧覆澤茲土。尤甚。惡可忽哉。乃屬提學僉事徐君階。命紹興推官陳讓。以會稽廢寺田八十餘畝。爲莊。屬之書院。又出法臺贖金三百兩。命杭州推官羅大用及錢塘知縣王武買宋人所爲龜疇田九十餘畝。以益之。於是需足人聚。風聲益樹。而道化行矣。昔宋因書院而爲學校。今於學校之外。復立書院。蓋久常特新之意。與予嘗登茲山。坐幽巖。步危磴。俯江流之洄浙。引蒼渤之冥茫。北覽西湖。南目禹穴。雲樹蒼蒼。晴嵐宵宵。於是愴然而悲。悄然而戚。恍見先生之如在。而能不忘也。乃知學校之設。既遠。遠則常常則玩。玩則怠。怠則學之道其疎乎。書院之作。既近。近則新。新則惕。惕則勵。勵則學之道其修乎。茲舉也。立

政立教之先務。益於吾浙多矣。

十六年丁酉十月。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

是年汝員以御史按浙。先是師在越。四方同門來遊日衆。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門王良何秦等乃謀建樓居齋舍于至大寺左。以居來學。師沒後。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員與知府湯紹恩拓地建祠于樓前。取南康蔡世新肖師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時祀。

十一月僉事沈謐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橫一州。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謐初讀傳習錄。有悟師學。卽期執贄請見。師征思田弗遂。及聞訃。追悼不已。後爲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乃歎曰。師雖沒。天下傳其道者尙有人也。遂拜薛子。率同志王愛等數十人。講學於其中。置田若干畝。以贍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員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諸生虔祀事。歌師詩以侑食。旣後。謐起僉江西爲師。遍立南贛諸祠。比沒。參政孫宏軾副使劉懋設謐位。附食於師。謐子進士啓原增置贍田。與愛等議附薛子位。祭期定季丁日。同志與祭。天直者俱趨文湖。于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建陽明祠於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右。辛巳年。師歸省祖塋。門人夏淳孫陸吳仁。管州孫應奎范引年柴鳳楊珂周于德錢大經應揚谷鍾秀王正心正思俞大本錢德周仲實等。侍師講學於龍泉寺之中天閣。師親書

三八會期於壁。吳仁聚徒於閣中。合同志講會不輟。丁亥秋。師出征思田。每遺書洪巖。必念及龍山之會。是年傳以諸生請建祠於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於洪都祀先生。

自階典江西學政。大發師門宗旨。以倡率諸生。於是同門吉安鄒守益。劉邦采。羅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良貴。王臣。裘衍。撫州陳九川。傅默。吳悌。陳介等。與各郡邑選士。俱來合會焉。魏良弼立石紀事。吉安士民建報功祠於廬陵祀先生。

祠在廬陵城西隅。師自正德庚午蒞廬陵。日進父老子弟告諭之。使之息爭睦族。興孝悌。敦禮讓。民漸向化。興利剔蠹。賑疫禳災。皆有實惠。七越月而去。民追思之。既提督南贛。掃蕩流賊。定逆濠之亂。皆切民命。及聞師訃。喪過河下。沿途哀號。如喪考妣。乃相與築祠。名曰報功。歲脩私祀。後曾孔化。賀鈞。周祉。王時椿。時槐。陳嘉謨等。相與協成。制益宏麗。春秋郡有司主祀。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典等。建書院于壽岩祀先生。

壽岩在永康西北鄉。岩多瑞石。空洞塏爽。四山環翠。五峯前擁。桐典與同門李珙。程文德。講明師旨。嵌岩作室。以居來學。諸生盧可久。程梓等。就業者百有餘人。立師位於中堂。歲時奉祀。定期講會。至今不輟。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祀先生。

書院在青田縣治。引年以經師爲有司。延聘主青田教事。講藝中時。發師旨。諸生葉天秩。七十有餘。

人聞之。惕然有感。復肅儀相率再拜。共進師學。又懼師聯無所樹藝不固。乃糾材築室。肖師像於中堂。謂范子之學出於王門。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配食。乞洪作仰止祠碑記。御史洪恆紀其詳。後提學副使阮鶚增建爲心極書院。畿作碑記。記略曰。心極之義。其昉諸古乎。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至定吉凶。而生大業。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冒天下之道。無非易也。易者無他。吾心寂感。有無相生之機之象也。天之道爲陰陽。地之道爲剛柔。人之道爲仁義。三極于是乎立。象也者。像此者也。陰陽相摩。剛柔相盪。仁義相禪。藏乎無扁之鏡。行乎無轍之途。立乎無所倚之地。而神明出焉。萬物備焉。故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孔子之精蘊也。當時及門之徒。惟顏氏獨得其宗。邈夫喟然之歎。有曰。如有所立卓爾。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曰發聖人之蘊。顏子也。顏子沒而聖學遂亡。後千餘載。濂溪周子始復追尋其緒。發爲無極而太極之說。蓋幾之矣。而後儒紛紛之議。尙未能一無惑乎千載之寥寥也。蓋漢之儒者。泥于有象。一切仁義忠孝禮樂教化經綸之迹。皆認以爲定理。必先講求窮索。執爲典要。而後以爲應物之則。是爲有得于太極似矣。而不知太極爲無中之有。不可以有名也。隋唐以來。老佛之徒起而攘臂其間。以經綸爲糟粕。乃復矯以窈冥玄虛之見。甚至培擊仁義。蕩滅禮教。一切歸之于無。是爲有得于無極似矣。而不知無極爲有中之無。非可以無名也。周子洞見二者之弊。轉相謬溺。不得已而救之。建立圖說。以顯聖學之宗。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正仁義云者。太極。謂而主靜云者。無極之謂人極。于是乎立焉。議者乃以無極之言。謂出于老氏。分中正仁義爲動靜。而不悟主靜無欲之旨。亦獨

何哉。夫自伏羲一畫以啓心極之原。神無方而易無體。卽無極也。孔子固已言之矣。而周子之得聖學之傳無疑也。夫聖學以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人之欲大約有二。高者蔽于意見。卑者蔽于嗜慾。皆心之累也。無欲則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聖可學矣。君子寡慾。故脩之而吉。小人多慾。故悖之而凶。吉凶之幾。極之立與不立于此焉分。知此則知函峯阮子所謂心極之說矣。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

精舍在府城隆興寺之北。師昔還自龍場。與門人冀元亨。蔣信唐。愈賢等。講學于龍興寺。使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爲辰同知。請於當道。與諸同志大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爲作精舍記。羅洪先作性道堂記。又有見江亭玉芝亭。鷗鷺軒。珊與其弟楊珂俱多題誌。

二十七年戊申八月。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峯。幕下秀出如圭。大江橫其下。同志朱衡。劉道。劉弼。劉崑。王舜韶。吳文惠。劉中虛等。迎予講學於精脩觀。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晚遊城闌。見民居井落。邑屋華麗。洪曰。民庶且富。而諸君敷教之勤若此。可謂禮義之鄉矣。衡曰。是城四十年前。猶爲赤土耳。問之曰。南贛賊流劫無常。妻女相牽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恃耳。師來蕩平諸峒。百姓始得築城生聚。乃有今日。皆師之賜也。洪嘉嘆不已。乃謂曰。沐師德澤之深若此。南來郡邑。俱有祠祀。何是地獨無衆皆蹙然曰。有志未遂耳。乃責洪作疏糾材。是夕來相助者盈二百金。舉人周賢宣作文祀土衆。役並與中遭異議。止之。至嘉靖甲子。衡爲尙書。賢宣爲方伯。與太僕卿劉愨復完舊業。祭祀規制大備。

名曰雲興書院云。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

書院在府城。先是同門知府鄭騶作明經館。與諸生課業。倡明師學。至是大倫守韶。因更建書院。立師位。與陳白沙先生並祀。是月洪謁甘泉湛先生。踰庾嶺。與諸生鄧魯駱堯知胡直王城劉應奎鍾大賓魏良佐潘槐莫如德張昂等六十三人謁師祠。相與入南華二賢閣。與鄧魯胡直等共闡師說。至隆慶己巳。知府李渭大脩祠宇。集諸生與黃城等身證道要。師教復振。

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于溧陽祀先生。

書院在溧陽救荒滄。史際因歲告築滄塘以活饑民。塘成而建書院于上。延四方同志講會。館穀之。籍其田之所入以備一邑饑荒。名曰嘉義。欽玉音也。際與呂光洵議延洪主教事。乃先幣聘。越二年。茲來定盟。是月同志周賢宣趙大河諸生彭若思彭适袁端化王巖徐大經陳三謨等數十人際率子姪史繼源繼志史銓史珂史繼書繼辰致詹偕吾子壻葉邁鄭安元錢應度應量應禮應樂定期來會。常不下百餘人。立師與甘泉湛先生位。春秋奉祀。○天成篇揭嘉義堂示諸生曰。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爲天地萬物之宰者。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爲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辯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矣。而爲之辯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矣。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

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之萬物者也。○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匪徒天下爲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非聖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知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

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微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物。勿使間于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辯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辯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辯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必率是靈而無間于欲焉。是天作之人復之。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定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錄二卷。共三卷。際令其孫致詹梓刻於書院。○重刻先生山東甲子鄉試錄。山東甲子鄉試錄。皆出師手筆。同門張峯判應天府。欲番刻於嘉義書院。得吾師繼子正憲氏原本刻之。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于新泉精舍。設師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畿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先生築室買田。爲館穀之資。是年懷與李遂劉起宗何遷余胤緒呂光洵歐陽塾歐陽瑜王與槐陸光祖龐嵩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于精舍。設師與甘泉像。爲講會。會畢。退坐昧昧室。默對終夕而別。是月洪送王正億入甯監。至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何遷時爲吏部文選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余登報恩寺塔。坐第一層。問曰。聞師門禁學者靜坐。慮學者偏。

靜淪枯槁也似也。今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習。淪浹膚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與物無所覩。聞澄師絕慮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目乎。師門亦嘗言之。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又云心罹疾癩。如鏡面斑垢。必先磨去。明體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終無所入。洪對曰。師門未嘗禁學者靜坐。亦未嘗立靜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明。自能辯是與非。自能時靜時動。不偏于靜。曰。何言師門不禁靜坐。曰。程門歎學者靜坐爲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靜處精鍊。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鍊。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見吾體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時動時靜。不見其端。爲陰爲陽。莫知其始。斯之謂動靜皆定之學。曰。偏於求靜。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離喜怒哀樂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仁。是動靜有間矣。非合內合外。故不可與語入道。曰。師門亦有二教乎。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衆皆起而歎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下塔。由畫廊。指真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以證儒佛之辯。衆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嫗磨針之喻。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畫堯流形圖。必從克明峻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畫舜流形圖。必從舜往于田。自耕稼陶漁。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可以成道耶。諸友大笑而別。

三十年辛亥。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錦建陽明祠於龍場。

龍場舊有龍岡書院。師所手植也。至是錦建祠三楹於書院北。旁翼兩序。前爲門。仍題曰龍岡書院。

周垣繚之奠師位於中堂。巡撫都御史張鶚翼廉使張堯年參政萬虞愷提學副使謝東山共舉祠祀。羅洪先撰祠碑記。記略曰：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辯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敝。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不易者。則何以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凝。隕穫穉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羣草茁。氤氳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託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而於萬里絕域。荒烟深箒。狸貙豺虎之區。形影子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聘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瘡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贅。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張。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之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辯於中否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

三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贛都御史張烜建復陽明王公祠於鬱孤山。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之後。嘉靖初年軍衛百性思師恩德不已。百姓乃糾材建祠于鬱孤臺。以虔尸祝。軍衛官兵建祠于學宮右。塑像設祀。俱有成式。繼後異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湫隘慢褻。軍民懷忿。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謚訪詢其故。父老子弟相與涕泣。申告謚。謁師像。爲之泣然。出涕。報功祠舊有贍田米三十八石。見供春秋二祭。鬱孤祠則取諸贛縣。均平銀兩。乃具申軍門。烜如其議。脩葺二祠。迎師像於鬱孤臺。廟貌嚴飾。煥然一新。軍衛有司各申虔祝。父老子弟歲臘駁奔。烜作記。立石紀事。師自征三泃。山寇盡平。卽日班師。立法定制。令贛屬縣俱立社學。以宣風教。城中立五社學。東曰義泉書院。南曰正蒙書院。西曰富安書院。又西曰鎮寧書院。北曰龍池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爲教讀。選子弟秀穎者分入書院。教之歌詩習禮。申以孝悌。導之禮讓。未期月而民心不變。革奸軌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叉手拱揖。而歌誦之聲溢於委巷。浸浸乎三代之遺風矣。繼後異議者盡墮成規。而五院爲強暴者私據。禮樂之教息矣。至是謚詢士民之情。罪逐僉據。脩舉廢墜。五社之學復完。慎選教讀子弟而淬礪之。風教復興。渢渢乎如師在日矣。

建復陽明王公祠於南安

南安青龍鋪師所屬續之地也。士民哀號哭泣。相與建祠於學宮之右。歲時父老子弟奔走祝奠。有司卽爲崇祀。廟貌宏麗。後爲京師流言。承奉風旨者。遂遷祠於委巷。隘陋污穢。人心不堪。謚與有司師生議復舊址原制。樓五楹。前門五楹。取委巷祠址之值於民。助完工作。具申軍門。烜從之。自是師

祠與聖廟並垂不朽矣。

三十二年癸丑。江西僉事沈謐脩復陽明王公祠於信豐縣。

按謐虔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巍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慕之。歌頌功德。久而不衰。尙有談及而下淚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什主者。廢爲宴憩之所。是誠何心哉。爲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例。限三日內。卽查究清理。仍爲灑掃立主。因舊爲新。不惟一邑。師生故老。得以俱興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以盡展拜俎豆之禮。古人所謂愛禮存羊。禮失求野之意。卽是可見矣。時謐署南贛兵備事。故云。

三月。改建王公祠於南康。

南康舊有祠。在學宮右。後因異議者。遷師像於旭山韓公祠內。謐往謁祠。見二像並存於一室。王公有祭而無祠。韓公有祠而無祭。其室且卑陋。訪祠西有鄉約所。前有堂三間。後有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師像於堂。而復其祭。韓公祠另爲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而立祠。則兩祠之勢並峙。而各全其尊。報功之典同行。而咸盡其義矣。

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

安遠舊無師祠。百姓私立牌於小學。父老子弟相率餽奠。始伸歲膺之情。卜相見之。乃惕然曰。此吾有司之責也。乃具申舊院道。謂前都御史陽明王公。功在天下。而安遠爲用武之地。教在萬世。而度

州爲首善之區。本縣正德年間。中有廣寇葉芳。擁衆數千。肆行剽掠。民不聊生。自受本院撫勦以來。立籍當差。無異於土著之齊民。後生小子。不忘乎良知之口授。今詢輿情。擇縣西舊堤備所空處。堪以修建祠堂。本縣將日。遂自理詞。訟銀兩。買辦供費。庶財省而功倍。祀專而民悅。嘉靖二十九年。申據前提督軍門盧像俱如議行之。見今像貌森嚴。祠宇宏麗。申兵僉事沈提督軍門張扁其堂曰。仰止門。曰報功祠。烜爲作記。立石紀事。

四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

按虔南公移錄。景星申稱。正德初年。歲侵。民饑。峯賊衝熾。民不聊生。逃亡過半。賴提督軍門王公。剪除兇惡。宣布德威。發粟賑饑。逃民復業。感恩思德。欲報無酬。今有耆民蘇振等。願自助財鳩工。拓鄉校右。以崇祠像。李珩祿願自助旱田八十畝。以承春秋尸祝。僉事沈謚嘉獎之。申照軍門張烜嚴立規制。題曰報功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脩陽明王公祠。

崇義縣在上。猶大庾南康之中。相距各三百餘里。師所奏建也。數十年來。居民井落草木茂密。生聚繁衍。百姓追思功德。家設像以致奠祝。至是。廷耀請於前軍門盧會。民建師祠於儒學東隅。盧從之。僉事沈謚巡縣。廷耀請新舊制。謚爲增其未備。設制定祀。如信豐諸縣。立石紀事。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御史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

山去城五里。舊有祠。在豐樂亭右。湫隘不容俎豆。茲改建紫薇泉上。是年畿謁師祠。與懷戚賢等數

十人大會於祠下。十月，洪自寧國與貢安國謁師祠，見同門高年，猶有能道師教人初入之功者。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閻東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有上中下三寺，初與諸生會集，寓於各寺方丈，既而諸生日衆，僧舍不能容，乃築室於上寺之隙地，以備講肄，又不足，提學御史黃洪毗與知府劉起宗創議建精舍於上寺右，未就，巡按御史閻東提學御史趙鏜繼至，起宗復申議，於是屬知縣丘時庸恢弘其制，督成之。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相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曹按妻也，遣其子廷武輸田八十畝，有奇，以廩餼來學。於時書院館穀具備，遂成一名區云。起宗禮聘洪畿間年至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德揭天真祠曰：據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胥海，皆上院之景，吾師神明所依也。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師靈，適其徒御史胡宗憲提學副使阮鶚俱有事吾浙，卽責其改建祠於其上院，扁其額曰仰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沐訪南康生祠，塑師像，遣生員徐應隆迎至新祠，爲有司公祭。下祠塑師燕居像，爲門人私祭。鄒守益譔天真仰止祠記，記曰：嘉靖丙辰，錢子德洪聚青原連山之間，議葺陽明先生年譜，且曰：仰止之祠，規模舊觀矣，宜早至一記之，未果趨也。迺具顛末以告天真書院。本天真天龍淨明三寺地。歲庚寅，同門王子臣、薛子侃、王子畿暨德洪建書院以祀先生，新建伯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亭。左爲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爲明德堂，日新館，傍爲翼室，置田以供春秋祭祀。歲甲寅，今總制司馬梅林、胡公宗憲按浙，今中丞阮公鶚視學，謀於同門黃子弘、綱、主。

事陳子宗虞改祠於天真上院距書院半里許以薛子侃歐陽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師祠也左爲
敍勳堂右爲齋堂後崖爲雲泉樓前爲祠門門之左通慈雲嶺磴道橫亘若虹立石牌坊於嶺上題
曰仰止下接書院百步一亭曰見疇曰瀉雲曰環海右拓基爲淨香菴以居守僧外爲大門合而題
之曰陽明先生祠門外半壁池跨池而橋曰登雲橋外卽龜田亭其上曰大極云歲丁巳春總制胡
公平海夷而歸思敷文教以戢武士命同門杭二守唐堯臣重刻先生文錄傳習錄於書院以嘉惠
諸生重修祠宇加丹堊泉石之勝闢凝霞玄陽之洞梯上真躡蟾窟經蒼峽采十真以臨四眺湘烟
越嶠縱足萬狀窮鳥怒濤坐收樽俎之間四方遊者愕然以爲造物千年所祕也文明有象先生嘗
詠之而一旦盡發於羣公鬼神其聽之矣守益拜首而復曰真之動以天也微矣果疇而仰應又疇
而止之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而反覆
師旨慨乎顏子知幾之傳故其詩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
常行而直造先天未畫焉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于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
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氏之所以爲真見也吾儕之服膺師訓久矣飭勵事
爲而未達行著習察之蘊則倚於滯像研精性命而不屑人倫庶物之實則倚於凌虛自邇而遠自
卑而高未免於岐也而入門升堂奚所仰而止乎獨知一脈天德所由立而王道所由四達也慎之
爲義從心從真不可人力加損稍涉加損便入人爲而僞矣古之人受命如舜無憂如文繼志述事
如武王周公格帝饗廟運天下於掌舉由孝弟以達神明無二塗轍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

此指真之動以天也。先師立艱履險磨瑕去垢從直諫遠謫九死一生沛然有悟于千聖相傳之訣。析支離於衆淆融闕漏於二氏獨揭良知以醒羣夢故惠流於窮民威襲於巨寇功昭于宗社而教思垂於善類雖羅讒而遇娟欲掩而彌章身沒三十年矣干戈倥傯中表揚日力此豈聲音笑貌可襲取哉。惟梅林子嘗受學於金臺至取師門學術勳烈相與研之既令餘姚諳練淬勵荐拜簡命神謀鬼謀出入千古旁觀駭汗而竟以成功若於先師有默解者繼自今督我同遊暨於來學駿奔詠歌并盡齋明盛服之實其望也若歧其至也若休將三千三百盎然仁體罔俾支離闕漏雜之以古所稱忠信篤敬叅前倚衡蠻貊無異於州里省刑薄斂親上死長持挺於秦楚是發先師未展之祕達爲赤鳥隱爲陋巷俾聖代中和位育之休熙光天化日之中是謂仰止之真。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建書院置贍田以延四方來學率其徒濮漢施天爵過越見師而還復初之會遂振不息後漢天爵出宦遊是會興復不常者二十年至洪畿主水西會往來廣德諸生張槐黃中李天秩等邀會五十人過必與停驂信宿是年漢天爵致政歸知州莊士元州判何光裕申鏜復大修書院設師位以歲修祀事。

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於崇正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同門谷鍾秀建書院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是年與鄉大夫顧問顧闕迎洪於水西諸生鍾沂史修等一百十人有奇合會於立誠堂寵率州守首舉祀事屬洪撰仰

止祠記其略曰。二三子。爾知天下有不因世而異。不以地而隔。不爲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謂乎。夫子於諸生。世異地隔。形疎而願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知潛通於其間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揆其道。則若合符節者何也。爲其良知同也。苟求其同。豈惟舜文爲然哉。赤子之心。與大人同。夫婦之恩。不肖與聖人同。蒸民之不識。不知與帝則同。故考諸往聖而非古也。俟諸百世而非今也。無弗同也。無弗足也。故歷千載。如一日焉。地不得而間也。通千萬人。如一心焉。形不得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體。炯然不滅。故夫子一發其端。而吾人一觸其幾。恍然如出幽谷而覩天日。故諸生得之易。而信之篤者。爲良知同也。雖然。諸生今日得之若易。信之若篤矣。亦尙思其難。而擬其信之若未至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于陷穽者屢矣。夫子憫人心之不覺也。忘其身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噫。亦難矣。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達。能繼是無間。必信其燎原達海。以及于無窮。斯爲真信也已。是在二三子圖之。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

師旣沒。同門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冲。謀成年譜。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藁。總裁於鄒守益。越十九年庚戌。同志未及合併。洪分年得師始生至謫龍場。寓史際嘉義書院具稿。以復守益。又越十年。守益遺書曰。同志注念師譜者。今多爲隔世人矣。後死者寧無懼乎。譜接龍場。以續其後。脩飾之役。吾其任之。洪復寓嘉義書院具稿。得三之二。壬戌十月。至洪都。而聞守益訃。遂與巡撫

胡松弔安福訪羅洪先于松原洪先開關有悟讀年譜若有先得者乃大悅遂相與考訂促洪登懷王越四月而譜成

八月提學御史耿定向知府羅汝芳建志學書院于宣城祀先生

洪畿初赴水西會過寧國府諸生周怡貢安國梅守德沈寵余珊徐大行等二百人有奇延至景德寺講會相繼不輟是年畿至定向汝芳規寺隙地建祠立祀于今講會益盛後知府鍾一元扁爲昭代真儒遵聖諭也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

記曰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后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通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卽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

心事豈不傲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自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疎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于前。先生平定之。于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于後圃。未幾被召。因募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于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尙於其學求之。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脩洪都王公仰止祠。

大學士李春芳作碑記。記曰。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詞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公旣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爲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儁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旣公召還。洊躋繪閣。爲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二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圯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脩葺之。侍御

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拓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神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膺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卽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卽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不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新舍者。其尙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錄續編成。

師文錄久刻行于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彙錄得爲卷者六。嘉興府知府徐必進見之曰。此於師門學術皆有闡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啓予徵少師存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文錄續編。并家乘三卷。行於世云。

今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五月詔贈新建侯諡文成。

丁卯正月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諡而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辛自脩岑用賓等御史王好問耿定向等上疏原任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勳道德宜膺殊恤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策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疏上詔贈新建侯諡文成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徵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旣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粵之簞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旣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伐追曲江之殊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諡文成錫之誥命於戟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日遣行人司行人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使司堂上正官參政與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

元年三月給事中辛自脩岑用賓等爲開讀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尙書楊博奉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任士憑會同巡按御史蘇朝宗查覆征蕩實跡及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巡按御史王得春奏應復爵廕相同于是吏部奉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尙書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盤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議上詔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御史傅龍奏議爵廕吏部復請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尙書劉體乾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以報之至于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隣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惟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于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威寧姑置不論卽如寧夏安化之

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仇鉞于時得封威寧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于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磨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明旨許其世襲。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王文成公全書

十三

卷三十五附錄四年譜附錄一

七〇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六

附錄五

年譜附錄二

增訂年譜刻成。啓原檢舊譜得爲序者五。得論年譜書者二十。乃作而嘆曰。譜之成也。非苟然哉。陽明夫子身明其道於天下。緒山念菴諸先生心闡斯道於後世。上以承百世正學之宗。下以啓百世後聖之矩。讀是譜者可忽易哉。乃取敍書彙而錄之。以附譜後。使後之志師學者。知諸先生爲道之心。身斯譜其無窮乎。

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錢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陽明先生年譜成。門人錢德洪稽首敍言曰。昔堯舜禹。開示學端。以相授受。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噫。此三言者。萬世聖學之宗。與執中不離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靈。同體萬物之仁也。執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故堯稱峻德。以自親九族。以至和萬邦。舜稱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堯舜之爲帝。禹湯文武之爲王。所以致唐虞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謂其能明是學也。後世聖學不明。人失其宗。紛紛役役。疲極四海。不知中爲何物。伯術興。假借聖人之似。以持

世而不知遂乎外者遺乎內也。佛老出窮索聖人之隱微以全生而不知養乎中者遺乎外也。教衰行弛喪亂無日天祿亦與之而永終噫夫豈無自而然哉寥寥數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堯舜顏曾思孟濂溪明道繼之以推明三聖之旨斯道燦燦然復明於世惜其空言無徵百姓不見三代之治每一傳而復晦寥寥又數百年吾師陽明先生出少有志於聖人之學求之宋儒不得窮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築室陽明洞天爲養生之術靜攝既久恍若有悟蟬脫塵塗有飄飄遐舉之意焉然卽之於心若未安也復出而用世謫居龍場衡困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極性真宜其疲神而無得也盡吾心之靈徹顯微忘內外通極四海而無間卽三聖所謂中也本至簡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征藩以來再遭張許之難呼吸生死百鍊千摩而精光煥發益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淵澄靜寂而不墮於空微之千聖莫或紕繆雖百氏異流咸於是乎取證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學者悟從靜入恐其或病於枯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之下洞見全體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憂憤入者以自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之噫亦云兆矣天不憖遺野死遐荒不得終見三代之績豈非千古一痛恨也哉師旣沒吾黨學未得正各執所聞以立教儀範隔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喜爲新奇譎祕之說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爲本體樂疎簡爲超脫隱幾智於權宜蔑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淆言亂衆甚爲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併以宣明師訓漸有合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言之尙足徵乎譜之作所以徵師言耳始謀於薛尙謙願三紀未就同

志日且凋落。鄒子謙之遺書督之。洪亦大懼湮沒。假館於史恭甫嘉義書院。越五月。草半就。趨謙之。而中途聞訃矣。偕撫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見羅達夫。閉關方嚴。及讀譜。則喟然嘆曰。先生之學。得之患難。幽獨中。蓋三變。以至於道。今之談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與刊正。越明年正月。成于懷玉書院。以復達夫。比歸。復與王汝中張叔謙王新甫陳子大賓黃子國卿王子健互精校閱。曰。庶其無背師說乎。命壽之梓。然其事則核之奏牘。其文則稟之師言。罔或有所增損。苦夫力學之次。立教之方。雖因年不同。其旨則一。洪竊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後之讀譜者。尙其志逆神會。自得於微言之表。則斯道庶乎其不絕矣。僭爲之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後學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君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攜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玉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陽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卽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沉迷。淖中東起。西陷亦旣困矣。然卒不爲悅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途。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爲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

困爲我者固尙衆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借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悟者。顧視其叟。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爲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稽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仿於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事實。致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在於未發之中。一言卽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爲後至。蓋家學之祕藏也。孟軻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爲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爲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爲己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然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之間。必有能辨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屑然取證於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

自信其心。俛俛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卽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漬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羣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音。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卽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出於孟軻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脈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叟叟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習。蓋亦難矣。寢幽寢昌。寢微寢著。風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羣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爲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於文辭。則爲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爲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虛寂。則爲異端。無思無爲。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無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爲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爲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爲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於此。夫儒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於內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爲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

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盪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之不爲空言也。師之纘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小子。慮學脈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爲譜。以示將來。其於師門之祕。未敢謂盡有所發。而假借附會。則不敢自誣。以滋臆說之病。善讀者以意逆之。得於言詮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賴。而是譜不爲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又

後學胡松

人有恆言。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生。豈不亶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烝然道人爾。及稍遷令尹。漸露鋒穎矣。未幾內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尙友千古。人皆譁之爲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松嘗謂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爲行主意。行爲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爲作聖爲賢之要矣。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而羣然吠焉。豈知良知卽良心之別名。是知也。維天高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之爲言。則篤行固執。允迪實際。

服膺弗失。而無所弗用。其極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知而自私耶。專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於倫物。云爲之感。而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徧。而實難與研慮。雖稱莫之信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藐兢業而病防檢。私徒與而挾悻嫉。廢人道而羣鳥獸。此則禪之所以病道者。爾。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七鬯。而措斯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有所襲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未嘗習爲戰與鬥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齋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則皆通。塞則皆塞。文豈爲文。武豈爲武。蓋尙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周公之東征破斧。實哀其人而存之。彼依託之徒。呼喝吒詫。豪蕩弗檢。自詭爲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敝矣。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泝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子爲之刪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事則增矣。計爲書七卷。旣成。則謂予曰。君滁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敍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又

後學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間大都詣入之深。如
浚井者。必欲極底裏以成。而修持之漸。如歷階者。不容躐一級而進。至哉粹乎。千古學脈之的也。然宗
沐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沒。豈其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再引而未沒也。則七十而後將無復
可庸之功耶。嗟乎。此孔子所謂苦心。吾恐及門之徒。自顏曾而下。有不得而聞者矣。夫矩心之體。而物
之則也。心無定體。以物爲體。方其應於物也。而體適呈焉。爛然煥然。無起無作。不以一毫智識意解參
於其間。是謂動以天也。而自適於則。加之則涉於安排。減之則闕而不貫。毫釐幾微。瞬目萬里。途轍倚
着。轉與則背。此非有如聖人之志。畢餘生之力。精研一守。以至於忘體忘物。獨用全真。則固未有能湊
泊其藩者。而况於橫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踰於矩哉。此聖學所以別於異端。斃而後已。不知老之
將至者也。不踰矩。由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體。所謂知也。自宋儒濂溪明道之沒。而此學不
傳。我朝陽明王先生。蓋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爲世所奇。而爭傳之以爲恆年
幾六十而沒。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爲聖學大端。良有功於聖門。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參讀其書。見
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邃於此學。而發
揮於作用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奇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餘。夫亦未知所本也。
與先生高弟餘姚錢洪甫氏。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爲書。凡世所語奇事不載。而於先
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猶詳。書成。而俾予爲之序。

浮峯公歸浙。託書促聚復真。以了先師年譜。竟不獲報。烏泉歸。審去歲兄在燕峯館修年譜。以大水乃旋。今計可脫稿。爲之少慰。同門羣公。如中離靜庵善山洛村南野。皆勤勤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來。了此公案。師門固不藉此。然後死者之責。將誰執其咎。佇望佇望。歸自武夷。勞與暑并。靜養寡出。始漸就瘳。老年精力。更須愛惜。願及時勵之風。便早示瑤音。以快懸跂。

論年譜書（凡九首）

羅洪先

數年一晤千里而來。人生幾何。幾聚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對。受益不淺。正通書爐峯。問行踪。書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兒輩何知。辱誨真語。且波其父。兩世嚙戢。如何爲報。計南浦尙有數月留稍暇。裁謝也。年譜自別後。卽爲冊事奪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無頃刻相對。期須於歲晚圖之。幸無汲汲。所欲語諸公者。而時常不忘。別後見諸友。幸語收靜之功。居今之世。百務紛紛中。更不回首。寧有生意。不患其不發揚。患不枯槁耳。會語教兒輩者。可以語諸友也。如何。

天寒歲暮。孤舟漾漾。不知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思年譜非細事。兄亦非閑人。一番出遊。一番歲月。亦無許多閑光陰。須爲決計。久留僻地。一二月方可成功。前所言省城內外。終屬喧囂。是非之場。斷非著書立言之地。又不過終日揖讓飲宴而已。何益於久處哉。今爲兄計。歲晚可過魯江公連山堂靜處。且須謝絕城中十友。勿復往來。可久則春中始發。不然。初正仍鼓懷玉之棹。閒居數月。日間會友。皆立常規。如此。更覺穩便。卽使柏泉公有扳留意。亦勿依違。如此。方有定向。不至優游廢事矣。弟欲寄語。并譜草。亦當覓便風。不長遠也。深思爲畫此策。萬萬俯聽。不惑人言。至懇至懇。

玉峽人來得手書。知兄拳拳譜草。前遇便。曾附一簡。爲公畫了譜之計。極周悉。幸俯聽。且近時人之好尚不同。訛言誚謗。極能敗人興味。縱不之顧。恐於侍坐之愆。不免犯瞽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不盡。

倏焉改歲。區區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間。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轉瞬耳。可不懼哉。前連二書。望留兄了譜事。只留魯江兄宅上。百凡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令寄食於鄰。如此賓主安矣。不然。柏泉公有館穀之令。則處懷玉爲極當。好景好人。好日月。最是難得。如不肖弟者。已不得從。可輕視哉。省中萬不可留。毋爲人言所誑。再囑再囑。譜年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前欲書者。乃合登日事。而觀綱上言學。心若未安。今已入目。於目中諸書揭標。令人觸目。亦是提醒人處。入梓日以白黑地別之。二卷三卷。如舉良知之說。皆可揭標於目中矣。望增入。不識兄今何在。便風示知之。

正月遣使如吳江。迎沈君。曾附沈君稿。并小簡上。想已卽達。龍光之聚。言之使人興動。弟謬以不肖所講。言之諸兄。是執事說假譬。以興發之。在諸君。或有自得。在不肖。聞之愧耳。供張不煩。有司甚善。只恐往來酬應。亦費時日。兼彼此不便。則何如。諸君之意。方專誠。不知何以爲去留也。年譜續修者。望寄示。柏泉公爲之序。極善。俟人至。當促之來。簡精詣力。究四字。真吾輩猛省處。千載聖人不數數。只爲欠此四字。近讀擊壤之集。亦覺此老收手太早。若是孔子。直是停脚不得也。願共勉之。

承別簡數百言。反覆於僕之稱。謂僕心師陽明先生。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沒後。有雙江公故事可援。且謬加許。可以爲不辱先生門牆。此皆愛僕太過。特爲假借推引耳。在僕固有所不敢。竊意古人之稱。謂皆據實不苟焉。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嘗曰。予未得爲孔子。

徒也。蓋嘆之也。彼其嘆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於速肖焉耳。固未始卽其願學。而遂自謂之徒也。夫得及門。雖互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千。後之師法者。宜如何哉。此僕之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病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何足輕重。是爲僕謀者。在願學。不在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恆不易易。必其人有足師焉。然後書之。如是。則僕之稱謂。實與名應。宜不可易。若故江公與僕兩人。一則嘗侍坐。一則未納贄。事體自別。不得引以相例。且使僕而不得及門之嘆。將自俛焉。跋而及之。亦足以爲私淑之助。未爲戚也。惟兄□言。

廿六日吐泄大作。醫云內有感冒。五日後方云無事。在五六日中。自分與兄永訣。方見門前光景。未能深入究意。亦無柰何。惟此自知耳。雖父子間不能一語接也。初四日復見正月廿日書。始知廿四之期。決不可留。人爲悵悵。蓋兄在南浦一日未安。則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今離去太遠。此心如何。此心如何。見兄論夜坐詩。中間指先天之病。非謂先天也。謂學也。記得白沙夜坐有云。些兒若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又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拈來。自語道合。白沙雖欲斬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肖正欲反其意。而言不自達。爲之媿媿。然不敢妄言。乃遵兄終身之惠。不敢不敬承。病戒多言。復此喋喋。不任惶恐。附此再呈。不次。

前病中承示行期。卽力疾具復。未幾王使來。復辱惠以年譜。卽日命筆裁請。緣其中有當二三人細心商量者。而執事得先生真傳。面對口語。不容不才億度。比別樣敍作用不同。故須再請於執事。務細心端凝。曲盡當時口授大義。使他年無疑於執事可也。自整不妨連下。或至來年總寄來。不肖不敢不盡其愚。此

千載之事。非一時草草。然舍今不爲。後一輩人。更不可望矣。峽江湖君知事者書來。託之。斷不稽緩。八月十一日。始得兄六月朔日書。則知弟六月下旬所寄書。未知何日至也。柏泉公七月發年譜來。日夕相對。得盡寸長。平生未嘗細覽文集。今一一詳究。始知先生此學進爲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悟。故於年譜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於兄原本。似失初制。誠爲僭妄。弟體兄虛心求益。不復敢有彼我有限隔耳。如己卯十一月。始自京口返江西。遊匡廬。庚辰正月。赴召歸重遊匡廬。二月九日。江還南昌。又乙亥年。自陳疏。乃己亥年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舉據文集改正之。其原本所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不及請正。今已付新建君入梓。惟兄善教之。草草裁復。不盡請正。

得吳堯山公書。知年譜已刻成。承陸北川公分惠。可以達鄙意矣。綿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龍溪兄十部。伏惟鑒入。雖然。今所傳者。公之影響耳。至於此學精微。則存乎人自得之。固不在有與無。多與少也。弟去歲至今。皆在病中。無能復舊。然爲學之意。日夕懇懇。始知垂老。惟有此事緊要。若得影響。即可還造化。無他欠事也。兄別去一年。此件自覺如何。前輩凋落。雙翁已歸土。所賴倡明此學者。却在吾輩。吾輩若不努力。稍覺散漫。卽此已矣。無復可望矣。得罪千古。非細事也。悲哉悲哉。千里寄言。不盡繾綣。

答論年譜書（凡十首）

錢德洪

承兄下榻。信宿對默。感教實多。兄三年閉關。焚舟破釜。一戰成功。天下之太宇定矣。斯道屬兄。後學之慶也。珍重珍重。更得好心消盡。生死毀譽之念忘。則一體萬化之情顯。盡乎仁矣。如何如何。師譜一經改削。

精彩迥別。謝兄點鐵成金手也。東去譜草有繼上乞賜留念。外詩扇二柄。密令郎以昭併祈賜正。詩曰。我昔遊懷玉。而翁方閉關。數年論啖合。豈泥形迹間。今日下翁榻。相對無忤顏。月魄入簾白。松標當戶閒。我默鏡黯黯。翁言玉珊珊。劍神不費解。調古無庸彈。喜爾侍翁側。傾聽巖如山。見影思立圭。植根貴刪繁。遠求爰得門。况乃生宮闈。毋特守成易。俛惟創業艱。又書會語一首。程門學善靜。坐何也。曰。其憫人心之不自覺乎。聲利百好。擾擾外馳。不知自性之靈。炯然在獨也。稍離奔鶩。默悟真百感。紛紜而真體常寂。此極深研幾之學也。入聖之幾。庶其得於斯乎。

奉讀手詔。感惓惓別後之懷。心同道同。不忘爾我。一語不遺。共徹心髓。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感惕如之。何年來同志凋落。慨師門情事未終。此身悵悵無依。今見兄誕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間。已得。人主張。吾身生死短長。烏足爲世多寡。不覺脫然無係矣。此番相別。夫豈苟然哉。宜兄之臨教益切也。師譜得兄改後。膽清再上。尙祈必盡兄意。無容遺憾。乃可成書。令郎美質。望奮志以聖人爲己任。斯不辜此好歲月耳。鄉約成冊。見兄仁覆一邑。可以推之天下矣。信在言前。不動聲色。天載之神也。餘惟嗣上不備。別後沿途阻風。舟弗能前。至除夜始得到龍光寺。諸友羣聚。提兄不顯待旦。一語爲柄。聽者莫不聳然反惕。謂兄三年閉關。卽與老師居夷處困。動忍熟仁之意同。蓋慨古人之學。必精詣力究。深造獨得。而後可以爲得。誠非忽慢可承領也。諸生於是日痛發此意。兄雖在關。示道標的。後學得所趨矣。喜幸喜幸。城中王緝諸生。夙辦柴米。爲久留計。供應不涉有司。五日一講會。餘時二人輪班代接賓客。使生得靜處了譜。見其志誠懇。姑與維舟信宿。以試之。若果如衆計。從之。若終涉分心。必難留矣。二書承示周悉。同體之愛。

也。今雖久暫未定，必行兄意，不敢如前堅執硬主也。柏泉公讀兄年譜，深喜經手自別，決無可疑，促完其後。昨乞作序冠首，兄有書達，幸督成之，留稿乞付來人，蓋欲付人謄真也。

兄於師譜，不稱門人而稱後學，謂師存日未獲及門委贄也。兄謂古今稱門人，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貢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孔門之徒三千人，非皆及門委贄者乎？今載籍姓名七十二人之外，無聞焉，豈非委贄而未聞其道者與？未及門者同乎？韓子曰：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夫道之所在，吾從而師之，師道也，非師其人也。師之所在，吾從而北面之，北面道也，非北面其人也。兄嘗別周龍崗，其序曰：予年十四時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贛，慨然有志就業，父母憐恤，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崗從贛回，未嘗不憤憤也。是知有志受業，已在童時，而不獲通贄及門者，非兄之心也。父母愛護之過也。今服膺其學，既三紀矣，匪徒得其門，且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又奚歎於稱門人耶？昔者方西樵叔賢與師同部，曹僚也，及聞夫子之學，非僚也，師也，遂執弟子禮焉。黃久庵宗賢見師於京師，友也，再聞師學於越，師也，非友也，遂退執弟子禮。聶雙江文蔚見先生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刻二書於蘇，曰：吾昔未稱門生，冀再見也，今不可得矣。時洪與汝中遊，蘇設香案告師，稱門生，引予二人以爲證。汪周潭尙寧始未信師學，及提督南贛，親見師遺政，乃頓悟師學，悔未及門，而形於夢，遂謁師祠，稱弟子，遺書於洪汝中，以爲證。夫始未有聞僚也，友也，既得所聞，從而帥事之，表所聞也，始而未信師學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學明，證於友，形於夢，稱弟子焉，表所信也。吾兄初擬吾黨承領本體太易，併疑吾師之教，年來翕聚精神，窮深極微，且閉關三年，而始信古人之學，不顯待旦，通晝夜合顯微而無間，試與里人定圖，徭冊終日紛囂，自謂無異密室，乃見吾師進學次第，每

於憂患顛沛百練純鋼而自徵三年所得始洞然無疑夫始之疑吾師者非疑吾師也疑吾黨之語而未詳也今信吾師者非信吾師也自信所得而徵師之先得也則兄於吾師之門一啓關鑰宗廟百官皆故物矣稱入室弟子又何疑乎譜草承兄改削編述師學惟兄與同今譜中稱門人以表兄信心且從童時初志也其無辭

南浦之留見諸友相期懇切中亦有八九輩肯向裏求入可與共學矣亦見其中有一種異說爲不羈少年助其愚狂故願與有志者反覆論正指明師旨庶幾望其適道諸生留此約束頗嚴但無端應酬終不出兄所料已與柏泉公論別決二十日發舟登懷玉矣兄第五簡復至感一體相成之愛無窮已也仰謝仰謝精詣力究昨據兄獨得之功而言來簡揭出四字以示更覺反惕謂康節收手太早若在孔門自不容停脚矣實際之言真確有味聞者能無痛切乎別簡謂孟子不得爲孔子徒蓋嘆已不得親炙以成速肖也誦言及此尤負慚恐親炙而不速肖此弟爲兄罪人也兄之所執自有定見敢不如教閒中讀兄夜坐十詩詞句清絕造悟精深珍味入口令人雋永比之宋儒感興諸作加一等矣幸教幸教然中有願正者與兄更詳之吾黨見得此意正宜藏蓄默脩默證未宜輕以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未至而知先及本體作一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蓋古人立言皆爲學者設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更覺意味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何也至道非以言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勘古訓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聞創業之艱與富家子弟言惟聞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欲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創業者之言近而實也此聖賢

之辯也。調息殺機。亥子諸說。知兄寓言。然亦宜藏默。蓋學貴精。最忌駁。道家說性命。與聖人所間毫釐耳。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爲一體。豈獨自遺其身哉。彼所謂術。皆吾脩身中之實功。特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絕俗之想耳。關尹子曰。聖人知之而不爲。聖人既知矣。又何不爲耶。但聖人爲道。至易至簡。不必別立爐灶。只致良知。人已俱得矣。知而不爲者。非不爲也。不必如此爲也。夫自吾師去後。茫無印正。今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凋落。四方講會雖殷。可與言者。亦非不多。但爐中火旺。會見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火力一去。滓復凝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况庸一言之雜其耳乎。兄爲後學。啓口容聲。關係匪細。立言之間。不可不慎也。故敢爲兄妄言之。幸詳述以進我情。關血脉。不避喋喋。惟兄其諒之。

前月二十五日。舟發章江南昌。諸友追送。阻風樵舍。五日入撫州。吊明水兄。又十日而始出其境。舟中特喜無事。得安靜構思。譜草有可了之期矣。乏人抄寫。先錄庚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稿奉上。亟祈改潤。卽付來手。到廣信。再續上。出月中旬。計可脫稿也。龍溪兄玉山遺書。謂初以念菴兄之學。偏於枯稿。今極耐心。無有厭煩。可謂得手。但恐不厭煩處。落見略存一毫。知解雖無。知解略着一些。影子尙須有針線。可商量處。兄以爲何如。不肖復之曰。吾黨學問。特患不得手。若真得手。良知自能針線。自能商量。苟又依人商量。而脫則恐又落商量。知解終不若良知自照。刷之爲真也。云云。昨接兄回書云。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只此一言。知兄真得手矣。真能盡性盡仁。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矣。滄海處下。盡納百川。而不自知其深也。泰山盤旋。凌出霄漢。而不自知其高也。良知得手。更復奚疑。故不肖不以龍溪之疑。而復疑兄也。兄幸教焉。何如。舟中諸生問如何。是知解。如何。是影子。洪應之曰。念翁憫吉水徭賦不均。窮民無告。量己之智。

足與周旋。而又得當道相知。信在言前。勢又足以完此。故集一邑賢大夫賢士友。開局以共成此事。此誠出於萬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非有一毫外念。參於其中也。若斯時有一毫是非毀譽。利害人我。相參於其中。必不能自信之真。而自爲之力矣。此非盡性盡仁。良知真自得手。烏足與語。此或有一毫影子。曰。我閉關日久。姑假此以自試。卽是不倚靜知解。終日與人紛紛。而自覺無異密室。此卽是不厭動知解。謂我雖自信。而同事者。或未可以盡信。不信在人。於我無污。此卽是不污其身之知解。謂我之首事。本以利民。若不耐心。是遺其害矣。我之首事。本以宜民。若不耐心。是不盡人情矣。我之首事。本承當道之託。若不耐心。無以慰知己。此又落在不耐心之知解也。良知自無是非毀譽利害人我之間。自能動靜合一。自能人我同過。自能盡人之情。慰知己之遇。特不由外入起。此知解毫釐。影子與良知本體。尙隔一塵。一塵之隔。千里之間也。諸生聞之。俱覺惕然有警。并附以奉陳左右。亦與局中同事諸君一照刷。可以發一笑也。幸教幸教。

連日與水洲兄共榻。見其氣定神清。真肯全體脫落。猛火爐煨。有得手矣。自是常無退轉也。但中有一種宿惑。信夢爲真。未易與破耳。久之當望殊途同歸。然窺其微。終有師門遺意在也。師門之學。未有究極根柢者。苟能一路精透。始信聖人之道至廣大。至精微。儒佛老莊。更無剩語矣。世之學者。遂逐世累。固無足與論。有志者。又不能純然歸一。此適道之所以難也。吾師開悟後學。汲汲求人。終未有與之敵體承領者。臨別之時。稍承剖悉。但得老師一期望而已。未嘗滿其心而去也。數十年來。因循歲月。姑負此翁。所幸吾兄得手。今又得水洲共學。師道尙有賴也。但願簡易直截。於人倫日用間。無事揀擇。便入神聖。師門之囑。

也。大學一書。此是千古聖學宗要。望兄更加詳究。略涉疑議。便易入躐等徑約之病也。慎之慎之。卽日上懷玉期完譜尾。以承批教。歸日當卜出月終旬也。

譜草苟完。方是懷玉下七盤嶺。忽接手教。開緘宛如見兄於少華峯下。清灑殊絕。感賜深也。四卷所批種種。皆至意先師千百年精神。同門逡巡數十年。且日凋落。不肖學非夙悟。安敢輒承。非兄極力主裁。慨然舉筆。許與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柏泉公極力主裁。名山勝地。深居廩食。不能完也。豈先師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時有所待耶。伸理冀元亨一段。如兄數言。簡而核。後當俱如此下筆也。聞老師遣翼行爲劉養正來致濠慇懃。故冀有此行。答其禮也。兄所聞核。幸卽裁之。鋪張二字。最切病端。此貧子見金而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贊嘆稱羨。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者。貧子態也。此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覷破。兄卽任意盡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護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變諸處。俱如此例。若不可改。盡削去之。其餘所批。要收不可少處。此弟之見。正竊比於兄者。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憂勤惕勵。而能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說微妙玄通。凌躐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殊不知老師與人爲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大學誠意章。惟不自欺者。其心自謙。非欲謙也。心常不自足也。况所批教處。正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舒國裳在師門。文錄無所見。惟行福建市舶司。取至軍門一牌。傳習續錄。則與陳維濟夏于中同時在坐。問答語頗多。且有一段持紙乞寫拱把桐梓一章。欲時讀以省師寫。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句。因與座中諸友笑曰。國裳中過狀元來。豈尙不知所以養時讀以自警耶。在座者聞之。皆竦然汗。皆此東廓語也。又丙午年遊安福。復古書院。諸友說張石盤初不信師學。

人有辯者。張曰：豈有好人及其門耶？辯者曰：及門皆好人也。張曰：東廓豈及門乎？辯者曰：已在贛及門矣。又曰：舒國裳豈及門乎？曰：國裳在南昌及門矣。張始默然。俛首後，亦及門。是年石磐携其子會復古。其子舉人口口。至今常在會。未有及門之說。昨南昌聞之，諸友相傳，因問律呂元聲，乃心服而拜。蓋其子姪輩，敍其及門之端也。昨見兄疑，又檢中離續同志考，舒芬名在列，則其諸所相備者不誣也。如兄之教，去前不欲一段，存後問元聲語可矣。徐珊嘗爲師刻居夷集，蓋在癸未年。及門則辛巳年九月，非龍場時也。繼後可商量處甚多。兄有所見，任舉筆裁之。茲遣徐生時舉持全集，面正門下。弟心力已竭，雖聞指教，更不能再著思矣。惟兄愛諒之。

不肖五月季旬到舍下，又踰月十日始接兄二月四日峽江書，一隔千里，片紙之通，遂難若此。感慨又何深也。玉體久平復，在懷玉已得之柏泉兄，茲讀來諭，更覺相警之情也。深入究竟，雖父子之間，不能一語接。誠然誠然，此可與千古相感，而不可與對面相傳。在有志者自究自竟之耳。天根亥子，白沙詩中亦泄此意。達性命之徵者，信口拈來，自與道合。但我陽明先師全部文集，無非此意。特無一言撻入者，爲聖學立大防也。兄之明教究悉，然於此處幸再詳之。兄臥處卑濕，早晚亦須開關，徑行登眺，以舒泄蔽鬱之氣。此亦去病之一端也。徐時舉來師譜當已出稿，乞早遣發，遠仰遠仰。

春來與王敬所爲赤城會，歸天真始接兄峽江書，兼讀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也。中間題綱整潔，增錄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師教之有傳，亦以驗兄閉關所得。默與師契，不疑其所行也。去年歸自懷玉，黃滄溪讀譜草，與見吾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謀梓行。未幾滄溪物故，見吾闔去刻將半。

矣。六卷已後，尙得證兄考訂，然前刻已定，不得盡如所擬，俟番刻當以兄考訂本爲正也。中間增采文錄外集傳習錄數十條，弟前不及錄者，是有說願兄詳之。先師始學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沉酣於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病學者未易得所入也。每談二氏，猶若津津有味，蓋將假前日之所入，以爲學者入門路徑。辛巳以後，經寧藩之變，則獨信良知，單頭直入，雖百家異術，無不具足。自是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無不曲暢旁通。故不肖刻文錄，取其指發道要者爲正錄，其涉假借者，則釐爲外集。譜中所載，無非此意。蓋欲學者志專歸一，而不疑其所往也。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於烈焰之中，一擊盡碎，纖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譬之用藥對症，雖芒硝大黃立見奇効，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師沒後，吾黨之教日多岐矣。洪居吳時，見吾黨喜爲高論立異說，以爲親得師傳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私錄數條，未敢示人，不意爲好事者竊錄。甲午主試廣東，其錄已入嶺表，故歸而刪正，刻傳習錄於水西，實以破傳者之疑，非好爲多述，以聳學者之聽也。故譜中俱不欲採入，而兄今節取而增述焉。然刪刻苦心，亦不敢不謂兄一論破也。願更詳之，室遠書簡，往復甚難，何時合併再圖，而證以了未盡之私，憶教在思，寤寐如見，惟不惜遐音，仰切仰切。是書復去，念菴隨以訃報，竟不及一見，痛哉痛哉。

